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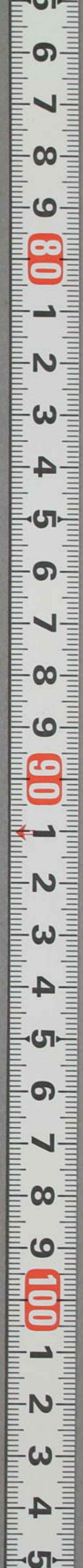


仁說三書

洙泗仁說
一貫明義附錄

上

13
3013
1



口 13
3013
1-2



錦城大田先生著

仁說三書 上下

洙泗仁說 一貫明義 附錄
仁說要義 附錄

多稼軒藏版



錦城先生仁說三書序

宋儒之學。孔孟之正統也。其他談
道者。多是餘分閏位。霸統僭偽之
流也。若其次者。乃姦雄巨猾。割據
爭長之類也。至其下者。乃流賊羣
盜。草間偷活者耳。何足論乎。元延

仁說三書序

祐。明永樂以來。以宋儒傳註。立於學官。比諸唐宋。立漢魏傳註。則進一格。在於今日。天下學政。以此取士。是能得事理之至當者也。唯偽者學經講道。不可偏黨漢宋之學。而直以孔孟為歸宿。是為得之矣。

何也。程朱之於孔孟。猶漢唐之於唐虞三代也。謂漢唐非天下正統。則不可矣。謂之能得唐虞三代之道。則未也。謂程朱非聖人正統。則不可矣。謂之能得孔孟之道。則未也。孔孟之道。粹然精金也。宋儒之

學。雜以鉛鐵。是故其傳註。固不能
無謬誤。而其所主張。大極無極。道
器理氣之類。攙雜佛老。動流異端。
曰。節用而愛人。曰。省刑罰。薄稅斂。
聖人之言。明白正大。於人事治道。
切實如此。而宋儒所爭。無極而大。

極。道亦器。器亦道。陰陽非道。所以
陰陽者是道。其言曖昧。近堅白異
同之辯。既不切人事。又無用治道。
是豈為能得孔孟之道乎。且也。解
孟子性善。不知為情善。養氣不知
為義勇。大學明德。不知為懿德。今

德。中庸性道教。教字。不知為教學。至於論語仁字。最不得其解也。是豈為能得孔孟之道乎。錦城先生自少學經。至老益精。頃者解經餘暇。著仁說三書。匡正先儒之謬。其言明白。青天白日。誰敢間然。先生

曾云。予講經談道。比諸先儒。不無一得之愚也。雖然。無名位肖貌。可以動人焉。又無德義可以化人焉。以姦雄僭偽自居。且猶不敢。何況此道正統乎。唯自少小。精窮漢宋諸儒之學。而不敢佞之。其可者與

之。其不可者改之。可謂漢宋諸儒
之忠臣也。然則漢之汲黯。唐之魏徵。
其人乎。予則以謂兩漢四百年。其
知道者。董仲舒一人耳。李唐三百
年。其知道者。韓愈一人耳。宋則程
朱三子。明則陽明王氏。我邦二千

年。所謂講學者。不出記問辭章耳。
其間談道者。盡胡說亂道耳。實無
一人能知道談經者。而解經之精。
談道之明。以先生為唱首。後之論
者。或當以先生。以漢之董。唐之韓。
宋之程朱。明之王氏為蜀漢雖小。

後之議正統者。必歸于此。予有取
于先生為。

文政四年辛巳五月端午

門人源半千謹撰

星池秦馨書

沖鶴年刻字

近世有一陋儒以長人安民解仁。長
人出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及人。安
民出皋陶謨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是其所徵也。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
孟子曰。唯仁者宜在高位。仁者固宜
輔世長民焉。仁惠同類。有慈愛恩惠
之德者。固宜安民濟衆焉。雖然是仁

者之功。非所以解仁也。禮可以安上治民矣。解禮為安上治民。可乎。樂可以移風易俗矣。解樂為移風易俗。可乎。解仁為長人安民。何以異于此乎。且也。令尹子文輔相大國。能治其亂。有長人安民之德者也。夫子評之曰。焉得仁。長人安民之不可以解仁。其

明徵一矣。冉雍仲弓可使南面。南面天子諸侯之位也。是亦有長人安民之真者也。夫子評之曰。不知其仁也。長人安民之不可以解仁。其明徵二矣。子路治千乘之國。可治其賦焉。冉有千室之邑。可為之宰焉。皆能有長人安民之德者也。夫子評之曰。不知

其仁也。長人安民之不可以解仁。其明徵三矣。天寬以來。天下學者能知讀書講義理。陋馮氏之妄。無信奉之者。其初之盛也。黃茅白葦。彌望皆是。其後之衰也。水落石出。唯寒鄉僻邑之士。乏師及薰陶之益。而先入為主。猶有尸祝其學者。可傷之甚。錦城先

生仁說板刻已成。予附載此言。以告寒鄉僻邑之士焉。

文政三季歲次辛巳長夏土旺日
門人 董齋湏天文進謹撰并書



洙泗仁說序

予自少學經以仁為親愛生育之德作仁說提綱又
作仁說要義建親愛生養慈惠救濟等之諸目編輯
周漢人言仁以此解他書言仁及仁智仁義相對之
類則約畧可通唯求之於論語毫不相合何也曰欲
仁仁至是豈愛人濟民之事乎曰無終食違仁造次
於是顛沛於是是豈愛人濟民之事乎微子之去箕
子之奴不關涉愛人安民之事夷齊讓國餓死亦不
關涉愛人安民之事告顏子仁克己復禮斷無親愛
恩惠之義告樊遲仁恭敬忠又斷無慈愛恩惠之義
至其最不通者如告司馬牛仁詎言非恩惠慈愛之

可解也。因蓄疑數年矣。最後讀孟子得孔子之言。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豁然而悟。仁者唯是善也。衆善
可以稱仁。衆善可以入仁。仁者善之宗也。以此讀論
語。一一莫不吻合。於是乎舊日疑團一旦渙然。水釋
豈不亦痛快乎。夫孟子說仁義。中庸說誠論語說仁
仁之一字。聖人之秘密藏也。戰國諸子蚤已知此義。
曰老子說柔。孔子說仁。讀論語者不知此義。則焉得
能通聖人之意乎。嗚呼。吾則愚矣。學經四十年。真積
力久。始能知此義。今茲其韞蘊作洙泗仁說。一貫明
義二書。以教子弟。又以問諸世二千年之秘蘊。煥然
始明於今日乎。嗚呼。夫道者天下公共之物也。非一

家之私有也。世之明眼之人。或為吾裁其過而補其
未足。則可與吾同為孔門忠臣矣。
文政三年歲次庚辰月維仲秋日維端午

吉田史氏

加賀大田元貞才佐識



洙泗仁說

上總酒井履信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著 門人江戶渡邊思順校

上總海保尚賢

令尹子文忠厚無私當代名賢也夫子曰焉得仁冉
雍仲弓清高簡約又當今名賢也夫子又曰不知其
仁也夫子又自言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
居天地之間何處有仁者乎是故戴記云中心安仁
者天下一人而已記表又云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
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上同可見所謂仁者當孔子之
時則孔子而已矣當孟子之時則孟子而已矣其尊

洙泗仁說

重如此而夫子教子弟曰汎愛衆而親仁左傳隱六年陳五父稱鄭莊公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又定夫仁孔子不九年齊鮑文子論陽虎曰親富不親仁居子弟向何處得仁者而親之乎夫子又教子貢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夫仁孔子不居子貢入何邦得仁者而友之乎是大可疑不獨是也夫子又言巧言令色鮮矣有仁夫巧言令色之人無真忠信者無實孝弟者况於仁聖乎聖與仁君子德行之極也故雖孔子不自居此二者今言巧言令色之人非聖人則聞者不愕然乎夫子之言何以異於是是亦最大可疑何乎先則尊重之極而後則輕易之甚是非可疑之尤者乎佛氏有言大疑悟

道後儒不知疑其可疑焉能得悟道乎然猶傲然建說曰愛之理也曰親愛之德也曰長人安民之德也嗚呼此輩不知解仁之一字焉足語道乎善言云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衆善之統宗而衆善者仁之細屬也是故衆善可以入仁矣衆善可以稱仁矣何以知之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離婁可見衆善是仁衆惡是不仁矣如以仁智並言仁義並言智仁勇並言仁義禮智並言仁敬孝慈信並言之例求之則夫子此言斷屬不通道有仁有不仁有義有不義有孝有不孝有慈有不慈道豈啻二而已乎哉夫子之言猶曰道二善與不

善而已矣。得夫子此言，知仁之為善行，統稱明亮直截，不假多言。後之儒流，何無考于此乎？如知仁之為善行，則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善以事親，善以事兄，行善之初也。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巧言令色之人，實有善行，是世間所希也。曰沉愛衆而親仁，兼愛衆人而親昵，有善行者也。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人無善心，則禮之節文，樂之和樂，為何用乎？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安居善行美事之極也。明辨善惡之分，擇棄惡事而能處善行，是智者之事也。否則不得為智也。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安行衆善如出天性者，是仁者之事也。知善之有利

不善之有害，捨不善而取善者，是智者之事也。知仁之為善行，則解論語仁字，有破竹之勢，為迎刃而解，無復盤根錯節之勞。吾刀焉，豈不亦痛快乎？善行皆仁，故論語間以仁字換行字。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文行相對之例也。朋友之忠告善導，以輔己之德行，也為輔愛之理。可乎？為輔長人安民之德，可乎？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矣。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次以篤行論語之仁，乃中庸之行言善行之生乎學問中也。言愛之理在其中，可乎？言長人安民在其中，可乎？可見此類以行為仁矣。

金縢周公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是亦言吾行

能順文王也。極為穩帖。如為愛人安民。則非不通也。然欠協當。是仁字之最古者。贗造增多。多有仁字不足論也。

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知道為智。行道為仁。勉道為勇。文言云。仁以行之。中庸云。力行近乎仁。以仁屬行。從來有此說。

衆善是仁。與道德同。是故論語以仁字同道德者。亦間有之。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論語仁字。孝經換之以德字。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中庸云。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孟子云。道在邇而求諸遠。又云。堯舜之

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

相寬塩鐵論
今本無之

論語仁字中

庸孟子換之以道字。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大戴記

云。仁者樂道。智者利道。

曾子論語

仁字大戴亦換以

道字。可見道德仁三者可互換通用矣。

本立而道生。本者孝弟也。道者仁也。下文承之云。孝弟也者。為仁之本。與仁與道互換通用。論語自開卷如此。若夫道德仁並言。自屬別義。

論語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中庸或安而行之。或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之字指上文達道。所謂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也。中庸之達道。乃論語之仁。道仁

之通是其最昭明較著者也

仁者衆善之宗衆善者仁之細衆善可以入仁衆善可以稱仁是故論語一書夫子說仁無象之象無跡可求樊遲之問則曰恭敬忠子張之問則曰恭寬信敏惠顏淵則曰克己復禮仲弓則曰敬恕司馬牛則曰訥言子貢則曰能近取譬樊遲又曰愛人又曰先難後獲子貢又曰事賢友仁可見衆善皆仁衆善皆仁之細衆善可以稱仁衆善可以入仁仁者衆善之統宗矣

戴記云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

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行衆善諸德之為仁古人明言之如此

左傳公族穆子曰恤民為德恩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讓七是合三德為仁下仁字同德字蓋以仁之統衆善也

予舊說德仁二字錯互恤民為仁參和為德今姑從舊本亦通

同官六德曰知仁聖義忠和大司中庸三德曰知仁勇左傳二德曰信仁讓七又曰四德親仁祥義年天子四德曰道義禮仁國司馬法六德曰禮仁信義

勇智仁本一德之名孟子四端亦以惻隱不忍為仁以羞惡不為為義以辭讓恭敬為禮以是非得失為智不特是而已孔子亦仁智對言仁義對言知仁勇並言是仁為一德之名也明矣何以論語仁字與道德同為衆善之統名乎曰對言則為一德專言則兼諸德其故何也中庸孟子表記皆云仁者人也國語言仁必及人語揚子法言仁以人之論語亦云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董子云仁之為言也人也義之為言也我也春秋繁露又云仁主人義主我以仁安人上同以義正我春秋元命苞云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立字二人為仁許慎說文仁親也從人从二夫

仁者人也接人之道也凡聖人之道莫非接人者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所謂五教五倫人與人相接之際此道生焉二人為仁从人从二其義固明今又詳之接父為孝接子為慈接兄為悌接弟為友接君為恭敬為忠且接臣民為忠恕為恩惠接朋友為忠信為忠厚接賓主為禮節為謙讓凡百之道莫非接人者也接人之道即仁也是故仁字可以兼諸行矣又可以統衆善矣論語說仁多用此義非四端六德之例也仁以親愛言聖賢之遺訓也是其故何也凡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恩兄弟之友朋友之忠信人之

相接孰非以相愛之心乎苟無相愛之心則五倫數
為人道滅焉仁之為人為接人之道以愛為上頭第
一義是故聖賢相傳以愛說仁是固宜然也唯直以
此說論諸仁字則窒塞不通是亦學者不可不知也
仁之為衆善行之統名後儒非不知之也但伊川曰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兼四者
易不獨性理學者知之也邢昺論語疏云仁者善行
之大名也名理疏仁篇不獨宋儒知之也孔安國解為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曰行善在己不在人者也顏淵問
以為仁為行善仁之為善孔子十一世孫既已知之
傳之豈不敬服乎雖然朱晦菴解孝弟為仁之仁云

愛之理馬融解三仁之仁曰憂亂寧民漢宋之儒或
得或失雖知猶不知也

朱晦菴解仁曰愛之理心之德愛之理則對義宜
之理禮別之理智知之理伊川所謂偏言之仁也
心之德則兼四者伊川所謂專言之仁也其解巧
矣雖然論語仁字有稱衆善行者有雖夫子不敢
當雖名賢不敢許者區別如此然欲概以愛理心
德解之則固無可通之理

曰汎愛衆而親仁親善行者也曰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友善行者也以仁者次賢
者之下小德微善亦可稱為仁矣是下仁字最輕易

者如以夫子不敢當名賢不被許者為仁者邪當時
諸侯之邦多鬪子文冉仲弓以上之人乎可笑之甚
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
其成功一也論語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表記云仁
有三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夫安行者聖
人仁者之事也利行者賢人知者之事也勉行者學
者之事也仁者衆善也呂覽云民之安之若性此之
謂教成義漢史云致行無倦安服若性俗永所謂安
仁者行善如性不假矯揉造為之謂也孟子所謂舜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又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
之至也中庸所謂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

道聖人也安行之人如此至利仁之利世儒鮮能解
之者利害之反智者明知善之有利不善之有害棄
不善而為善今人行路左乾而右濇則必避濇而就
乾何以故知如陷泥濇則有濕履汚足之害也是固
不假勉強雖然擇善而行未至自然之境善猶在彼
未為己之有孟子所謂行仁義也中庸所謂誠之者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利行之人如此若夫勉仁者矯
揉己性揆制己欲勉強行善學者宜如此是三仁之
別也

里仁即安仁也擇處仁利仁也里仁安仁仁者之
事擇仁利仁知者之事人之在世羈客亦可寄寓

亦可雖然未如鄉里之安也故里者安居之謂也
凡行善今無其利後必得其報已不得其利子孫
必亨其福行惡今無其害後必得其禍已不罹其
害子孫必蒙其禍智者明知天道故能知此理見
不善而有利同厚味腊毒噉而棄之利仁之人其
心如此學者難至安行明知天理而能至利行可
謂賢知之人矣

晦菴解中庸以安行為知以利行為仁似不讀論
語表記者矣物茂卿解論語以利行為勉強似不
讀中庸表記者矣先達謬誤徃徃如此小子後生
將誰適從

衆善皆仁衆善可以稱仁則細行小節亦可以稱仁
何故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夫子曰焉得仁仲
弓之簡子路之勇冉有之藝公西華之禮容夫子又
曰不知其仁蓋諸子之行皆足以稱賢矣然未造安
仁之境則非真仁者也是故夫子不許其仁雖有善
行未盡其全則非能得其統宗者也與沈然稱善行
為仁固有逕庭夫子自言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是亦
以安仁言善乎表記之言云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
而已矣雖夫子不自居豈諸子之所能乎

聖者通知之德仁者親愛之德雖然所謂聖與仁
豈通知親愛之謂乎聖者造諸德之極誠而化之

之謂也仁者得衆善之宗安而行之之謂也

仁者人也接人之道也接人而失其道者私欲害之

也是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二字克己者勝己之私

欲也王肅劉炫始有此說左傳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十年

又云楚靈王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

克己復禮仁也昭十年楊子法言勝己之私之謂克神問

克己之勝私欲是可以徵矣左傳昭二年宋儒說仁

私欲沈而天理見軾評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晦庵皆

能得聖人之骨髓者也唯恨不知仁之為善欲建一

義而兼數章遂至窒礙不通惜哉

衆善皆抑制己欲而能濟人也衆惡者傷害人以

遂己欲也仁不仁之判唯是而已矣

令尹子文三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以舊政

告新令極似仁者無私故子張疑其為仁者崔杼之

亂陳文子棄馬而違之酷肖仁者無欲故子張疑其

為仁者雖然二子皆非安行之人故孔子不許其仁

有疑珉珉之似玉者有疑蛇床亂蘼蕪者有疑紫之

奪朱者未聞以蜚螭轉丸誤蘓合以皂混白者二子

之行彷彿仁者是子張之所疑也陳文子棄馬違齊

於愛之理有何關涉於長人安民亦有何關涉以愛

之理及長人安民解仁其不通徃徃如此

夫子稱顏淵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事無過不及

洙泗仁說

十

當者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與誠之者擇是中也又稱之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稱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誠也仁之為善是亦可以徵矣雖顏子之庶幾聖人一時之間不能無一過是其所違仁是其所不及聖人也

近世唱古學者曰回也如參乎賜也之例呼其名告之也其餘與其餘不足觀也已矣同言其餘諸行也言三月不違仁則其餘諸行今日不至則明日至今月不至則明月至伊藤維楨唱之物茂卿太宰純哄然應之是不知仁之明驗又不學道之

確徵愚謬之極也此章前後皆評論諸子之語此章亦辨顏子諸子之優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即衆善衆善即仁諸行之外無仁仁之外無諸行三月之間其心不違善者事父能孝事兄弟能弟交朋友以信義遇臣僕以忠恕是謂之心不違仁矣既不違仁日月所至是至何物乎論語仁字兼統衆善以其餘為其餘之行則所謂其餘諸行者流連荒亡乎盜賊賊姦乎可笑之甚嗚呼孔門諸名賢其心之合至善纔一月一日之間而已矣如吾儕小人則郝敬所謂電光石火之仁須臾之至而已

解經不得不徵辭例也雖然以此誤解聖言者亦
間有之是亦不可不知也其餘不足觀也已矣不
可以徵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浸潤之譖層受
之愬不行焉不可以徵克伐怨欲不行焉其義則
論語大疏詳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孔子曰其心不違仁其言似有異
同而其實則一也水不寒則為妖水火不熱則為孽
火人心不善則非人也禽獸也孔子之言猶言水宜
寒火宜熱也孟子則直言寒者水也熱者火也人心
之善也猶水之寒火之熱也言仁義非天性固有者
豈足語道乎

曰依於仁依不違也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曰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雖急遽
卒迫之間踣蹶顛倒之時不動惡念不失善心昭昭
明明觸處朗然者是仁也折屐齒而顛踣者於愛之
理有何關涉於長人安民又有何關涉言愛之理言
長人安民者得聖人之意乎不得乎不待識者而昭
明矣

大雅咏大木之倒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
先撲蕩顛沛與顛踣同言人之顛倒也此節一語
急於一語次終食之頃以匆卒急遽次匆卒急遽
以顛倒踣蹶語勢不得如此朱子解顛沛云傾

覆流離之間夫傾覆身家而流離患難者有如晉侯重耳至十九年者此章顛沛豈言之乎不知文義不悟語勢解聖人經疏漏如此而外馳欲窮萬物之理是亦何心乎

惡念不動則混然至善本體明亮觸事應物莫非善心發見之妙也是仁之本體也終食之頃不遺仁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唯是言惡念不動惡念不動即善也善即仁也詩云思無邪無邪則正

惡念之動發於私欲私欲之發其變無量舉其綱要則曰淫聲美色也曰醇酒厚味也曰衣服器玩也曰珍禽奇獸也曰峻宇雕墻也曰馳騁田獵也

曰神仙祈禳也曰土木甲兵也傾覆身家亂亡天下者非有他事唯是而已矣可不戒乎是故夫子告顏淵克己二字為千萬世修仁之模範矣

論語克己復禮家語克己服義正論衛孫大子聞季札諺己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入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復禮履禮也服義行義也服又有信義履禮行義皆是仁也非克己之私欲則不能也

微子之去傷宗廟社稷之不血食而鬼神無主也箕子為奴不欲使紂殘親戚害賢良以速其亡也比干諫死欲紂之改過而民免塗炭之苦也皆出於至誠

惻怛之意為國謀微子為君謀箕子為民謀比干無
一毫營已計私之欲真天下之至善人也故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
比干殺身而成仁毫無私欲其仁易知也微子之存
而存宗社箕子佯狂而保其身似營已計私矣人之
所易惑也故夫子明言其仁以告天下後世之人耳
夷齊讓國而餓死首陽其行純善無一毫之私欲安
而行之者也故夫子稱之曰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孟子稱其惡惡之甚不為惡汚曰伯夷聖
之清者也又稱其變化後人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
廉懦夫有立志非安而行之至誠能化者而何

左傳宋司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僖八年是
與夷齊同知仁之為善不待多言而明
近世為說者曰仁仁者言文王也可笑之甚夫子
又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徐幹中
論引古人詩曰仁道在邇求之無遠凡古人所謂
求仁欲仁皆求欲為善道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
欲仁欲善也仁之為善豈不亦昭明乎
中庸知仁勇三著天下之達德也達德之達與達孝
中庸達禮檀弓達喪三年達尊孟子同言達上下達古今也
以仁為長人安民之德則在上之德也非達德也論

語君子篤於親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孟子則民親親仁也晉語愛親之謂仁
興於仁大學一家仁一國興仁公孫尼子云禹立三
年百姓以仁遂豈必盡仁緇又云上好仁則下之為
仁爭先人同是皆以仁屬在下之人長人安民之不
可以解仁是亦可以徵矣

子路子貢以管仲不死於子糾之難疑其非善人矣
論語所謂善人者別是一種人物與吾所謂善人不同故一則曰未仁乎一則
曰非仁者與孔子稱其九合一匡之功曰如其仁如
其仁猶言孰如其善乎內焉翼戴天子安定儲位周
室之不亡者實管仲之功也外則攘夷狄而存三亡
國紀衛邢中國不變左衽之俗者實管仲之功也管仲

有濟世安民之功而其利澤恩惠遠被後世豐功偉
績如此之盛而謂之非善人可乎不學子弟之所親
鄉黨之人猶有稱仁者流愛衆而親仁子貢之所友諸邦之
士猶有稱仁者居此邦也友其士之仁者如仲之大功謂之非善
人仁者可乎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仲
不能然是子路子貢所以疑非仁者也
後儒眩夫子不許諸子之仁而稱管仲以仁以濟世
利民為仁以長人安民為仁是為大惑矣濟世安民
固是聖人仁者之事雖然不可以此解仁不可以此
求仁以此解仁以此求仁則失本而末棄內而馳

外德化之說廢而功利之學興其禍甚於夷狄猛獸
子貢以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為仁夫子以此為聖
人之事別示為仁之方能近取譬夫子之惡走未外
馳如此學道之人豈可不內省務本乎
管仲相桓公其所為蓋子所謂以力假仁者荀子所
謂駁而霸者不能如伊尹周公輔湯武以德化也故
孔子稱為小器曾申亦言功烈如彼其卑也孟孟子
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荀
子曰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仲董
仲舒亦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詐以
成功苟為而已也講孔子之學者豈可師尊管仲乎

顏子孔門第一之人也答其問仁曰克己復禮克己
欲而履禮儀是仁之極也管仲三歸具官旅榘反坫
奢侈僭上不知禮制其所為左傳所謂從欲厭私者
國語所謂私欲弘侈者與孔子告顏淵之仁恰相背
反是豈真之仁人乎不獨非安行之人也雖利行未
能之也宋儒所謂管仲有仁者之功而無仁者之德
信哉

存亡興廢之理非有他術也唯是奢儉二字耳儉則
興奢則廢儉則存奢則亡由余對秦穆公曰古有國
者未嘗不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驕奢也韓詩李商
隱詠史詩云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可

見存亡興廢之理唯在奢儉二字也子貢稱夫子之德曰溫良恭儉臧哀伯諫桓公曰夫德儉而有度左傳桓二年御孫諫莊公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莊公二十四年是皆千古格言也今又稽諸古堯舜土塔三等茅茨不剪米稼不刮墨子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孔子稱為無間然論語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無逸衛文公中興之君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左傳閔二年晉悼公中興之霸器用不作車服從給同上襄九年襄子產從政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杜預曰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同上襄三漢祖豁達大度猶怒未央宮之壯麗蕭何文帝惜百金之費不作露臺身衣七

緜所韋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文帝紀南宋劉裕葛燈籠麻拂子宋書唐太宗木梳子唐書宋太祖焚公主翠服宋史仁宗燕私常服澣濯帷幃衾裯多用繒絁同上凡此類史傳所錄不勝枚舉大概創業中興之主莫不儉朴雖繼體守文之君不儉則不能安存國家也是豈獨人主乎雖匹夫亦然學道之人宜先知之管仲三歸具官旅榭反玷皆出於侈心孔子曰焉得儉予斷然知其非有道之人矣

陳文子之清豈同伯夷聖之清乎臧武仲之智豈同堯舜之智乎卞莊子之勇豈同孔子曾子之大勇乎

孟之反不伐豈同大禹不伐乎駢邑伯氏無怨豈同
夷齊孔孟無怨乎孔文子好學豈同孔子顏子好學
乎能知此理則自知管仲之仁非聖人之仁矣
孔子平生以好學自許曰十室之邑有忠信如丘
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顏子德行第一之人孔子
稱為好學故對哀公季康子之問皆曰有顏回者
好學不幸短命而死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由
是觀之孔子所謂好學者言能踐履所學者也是
故文學如游夏猶不得預焉好學二字其重如此
與不許諸子之仁約略相同而衛孔文子使大叔
疾出其妻而妻之疾罷其初妻之嬖文子怒欲政

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及疾出立其弟遺使室孔
媾左傳哀其為人也如此故子貢疑其謚稱文曰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
以謂之文也孔文子之好學世俗所謂好學者耳
豈同孔顏之好學乎當春秋末世敏務讀書不耻
好問者亦不易得也聖人不捨人之善故其言如
此子路子貢以管仲不死子糾之難非殺身成仁
之人疑其人不仁孔子稱其大功為仁管仲之仁
則同孔文子之好學焉豈同堯舜三王三仁夷齊
及孔顏之仁乎知孔文子之好學則自知管仲之
仁非聖人之仁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者好勝不讓出於爭心伐者誇功不謙出於驕傲克者必伐伐者必克此二者同類怨者貪而有怨也出於不知天命欲者貪欲無厭也出於不知廉耻欲者必怨怨者必欲此二者亦同類不伐則同孟之反不欲則同孟公綽不克不忌伯夷林齊之行也大戴衛將軍文子左傳僖九年秦公孫枝論晉夷吾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不然天不充人孔子思孟之行也人無此四者有君子長者之風實一代之名賢也然非得衆善之宗而安而行之者不得稱真仁者也

宋儒無欲主靜之說出於老莊家言近儒好毀之如

周茂叔寡之寡之而至於無固不為知言然亦不可一概抹撥之是本出於漢儒孔安國解仁者靜曰無欲故靜汲黯責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飾仁義焉望堯舜之治乎是實千古格言也古人言欲曰不欲論語曰寡欲孟子曰窒欲易損曰制欲樂記曰節欲荀子正名曰御欲荀子曰閑欲春秋繁露曰勝欲武王踐史蔡澤傳曰御欲荀子曰閑欲繫露曰勝欲荀子曰身曰屏欲荀子曰太欲曾子未嘗言無欲蓋以不可言也雖然漢人所謂無欲唯是不欲寡欲言不多欲也夫寡欲節欲安存之道也多欲縱欲亂亡之道也修仁善之行者自克己制欲始制欲自飲食衣服始為聖為賢工夫實在于此可不慎乎

我欲仁斯仁至終食不違仁造次於仁顛沛於仁聖人之言至近切要如此其甚求之於愛之理求之於愛人安民終是沒交涉知仁之爲善則聖人之言可得而知也又可得而行也臨食不厭粗惡仁也臨衣不厭垢敝仁也器玩舊敗安之仁也宮室卑陋安之仁也不放飯仁也不流歎仁也不咤食仁也不齧骨仁也視明仁也聽聰仁也色溫仁也貌恭仁也言忠仁也事敬仁也疑問仁也念思難仁也得思義仁也動容貌遠暴慢仁也正顏色近信仁也出辭氣遠鄙倍仁也足容重手容恭仁也目容端口容止仁也聲容靜頭容直仁也氣容肅色容莊仁也坐如尸立如

齊仁也論語仁字唯是善字知之則一部論語莫非說仁今改稱爲仁經亦可矣

或曰子之所言仁者多是禮也何濶殺之甚曰然

子不知乎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左傳

二年論楚蠻又曰克己復禮爲仁論語答顏淵問行履禮

之爲仁孔門之學如此

仁之爲親愛爲生養予昔作仁說要義條列古書成語極爲詳悉矣學者求諸彼可也

洙泗仁說終

洙泗仁說

千

一貫明義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著 門人江戸荒井堯民校

姫路加藤 喜

武藏金子公晋

吾道一以貫之道者仁義忠信之統名也貫之者
有一道者如百錢之散也貫之者如一索子也宋
儒分一與貫言貫如散錢一如索子則與夫子之
語意大有迥庭其人則一代名儒也其學則一代
正學也予平生尊奉其人而不廢其學雖然至其
曲說不通強辨奪理則逐一糾正不敢為之佞臣
矣語曰君子不黨乃作一貫明義文政庚辰八月

一貫明義



七日加賀大田元貞公幹識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王弼曰貫猶統也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可以一名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譬猶

以君御民執一統眾之道也義疏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

致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集解二說汎然無可把握雖然能知一貫之義則二家

之言不害大義却優程朱之說矣

又曰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矣唯其人也集解

逸文見宋岳相臺九經校註清余蕭容古經解鈎沈

此言大有妙理詳見于後

皇甫侃曰貫猶統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也孔子語曾子曰吾教化之道唯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義疏

程朱一貫圖

| | | | |
|---|---|----------|--------|
| 一 | 理 | 渾然一理 | 至誠無息 |
| 未 | 發 | 聖人 | 天地 |
| 之 | 體 | 體 | 道之體也萬殊 |
| 忠 | 學 | 天 | 道之體也萬殊 |
| 者 | 道 |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 道之體也萬殊 |
| 貫 | 已 | 泛應曲當 | 道之用也一本 |
| 分 | 殊 | 聖人 | 道之用也一本 |
| 已 | 殊 | 天地 | 道之用也一本 |
| 發 | 用 | 萬物得所 | 道之用也一本 |
| 之 | 用 | 天地 | 道之用也一本 |

一貫明義

二

恕

人道

用

連道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作一圖

天之一貫

聖人之貫

學者之一貫

天之忠恕

聖人之忠恕

學者之忠恕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至誠無息

渾然一理

忠

盡已

體一本大本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萬物得所

貫

恕

推已及物

用萬殊連道

晦菴集註所解驟見之不易通曉今作二圖以示

學者

朱子曰貫如散錢

如索子

大全

吾道一以貫之道者散錢也一者繩索也一之貫

衆道猶一索之貫百錢也程朱分一與貫為說無

理之極也是其家言束諸高閣而可矣以此解聖

人之語非愚則誣也

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又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又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

不測不貳一也

中庸一者誠也不誠則仁不仁義不義孝不孝悌

不悌故中庸又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不義是故君子誠之善為貴誠者百德之總括誠

一貫明義

三

之一字可以貫諸道矣一貫之一或以誠解其說
明白如無可間然雖然誠之一字中庸之所主張
論語無之以論語所無解論語一貫極不穩當故
今不取之

劉敞原父曰一以貫之者仁也唯仁為能一唯一為
能貫七經小傳

楊時中立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
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
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
何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
得龜山語錄孟子精義綱領

胡寅曰先聖先師教學者於多歧欲歸之於至當故
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仁也聖門之途皆學為仁
夫子言行莫非仁也其在論語者著矣論語詳說自序

劉原父與二程同時楊龜山乃二程之高足胡安
國學二程而寅乃其子也以一為仁程門有此說
其說確當不可易也此諸程朱之說不啻倍蓰也
實千古定說也

一之為仁何以知之一貫之章在里仁篇此篇多夫
子說仁之語則一之為仁其徵一矣曾子以門人小
子未可共語一貫教之以忠恕忠恕求仁之方則一
之為仁其徵二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

離一則仁也一之為仁其徵三矣孟子曰伯夷伊尹
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告以仁為一孟子之所明言又何用多言伯夷之清
伊尹之任
柳下惠之和三子者不同道也然皆歸于一之為仁
一善一以貫之也一者仁也仁者善也
其徵四矣要之以一為仁孔孟奮說豈待後人支離
穿鑿之解乎吾故以此為千古定說

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滕文公其上文道性善下文
言可以為善一者善也善即仁也是亦可以徵仁
之為善矣又可以徵一之為仁矣照諸孔子道二
自知吾言之不謬矣
忠者為人謀事盡心上切無所不至之

行也怒者推己心及諸人忖度體察無所不盡之
行也仁者人也接人之道也接人不得其道者有
人我之隔也唯忠恕二德破人我之隔可以至豁
然大公矣故古人以此二德為求仁之方矣孔子
答仲弓問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也答子
貢問仁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是亦恕也孟子強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大戴云方長不折則怒也
怒則仁也衛將家語云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怒
顏淵可見忠恕為求仁之方也忠恕為求仁之方
則一之為仁亦可推而知也已

程朱分一與貫已為大惑矣又以忠恕為一貫最屬牽強以忠為天道以恕為人道以忠為體為大本以恕為用為達道支離衡決何苦為此異議乎至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為忠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為恕詩易固無此理又無此義雖曰非胡說亂道吾不信也

分一與貫同堅白異同之辨聖人書中無此曖昧之議論焉吾不意宋儒學古之道使聖人為公孫龍矣意

仁何以謂之一乎曰孝弟為仁之本曰忠恕為仁之方子張問仁則曰恭寬信敏惠樊遲問仁則曰恭敬

忠曰先難後獲曰愛人子貢之問則曰能近取譬曰事賢友仁顏淵之問則曰克己復禮仲弓之問則曰敬恕司馬牛之問則曰訥言仁者諸行之本宗元言善也諸行者仁之細為仁之工夫也孔子以諸行說仁則仁之貫諸行諸行之歸于仁仁之為一又何疑中庸云仁者人也接人之道也接父為孝接子為慈接兄為悌接弟為友接君為忠直為恭敬接民為忠恕為恩惠接朋友為信義為忠厚接賓主為禮儀為謙讓一心之發以所對之人殊其用而其本則一心也一仁貫百行一善貫萬事故何晏曰忠以事上恕以

接下本一而已矣唯其人也言以所接之其言雖淺實能得一貫之義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仁以愛人言聖賢之遺訓也親

愛生養說仁先秦古書皆然皆予作不通夫父子之親說要義詳載之唯以此解論語則不通

君臣之義夫婦之恩兄弟之交朋友之忠信孰非以

相愛之心乎苟無相愛之心則五倫斃焉人道滅焉

仁者人也愛人為本董子繁露仁之為言人一愛貫也仁之法在愛人也

萬善一仁貫百行以仁為愛亦畧通一貫之義矣袁

宏曰夫仁者愛人施之於君謂之忠施之於親謂之

孝後漢紀論其言雖淺亦畧得一貫之義矣

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

矣是一貫之說也夫諸善行分之則為孝悌忠信為

禮義廉恥合之則一之仁也諸惡行分之為不孝不

悌為無禮不義合之則一之不仁也衆善歸于一仁

焉諸惡歸于一不仁焉能知此義則一貫之義明矣

儒行云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

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

者仁之文也仁之貫諸行古人明言之如此

人之心中具備孝弟忠信仁義禮智如緞舖排置綾

羅錦繡布帛繒絁乎又如藥肆收貯葠苓木烏附

遂戟乎唯是一心湛然虛明觸境應物善心發見對

親則慈愛之心生焉對君則恭敬之心生焉見孺子

入井則惻隱不忍之心生焉見偷兒穿墻則羞惡不為之心生焉為孝為友為忠為信為禮為義為智為勇唯是一心而已譬則水也為波為瀾為湍為瀨為淵為潭為洄為匯唯是一水而已孟子曰仁人心也衆善之本在于此處而衆善之發生乎此處仁者衆善之本衆善者仁之屬能知此義則一貫之義盡焉五燈會元序孔聖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釋迦在靈山拈華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二者用處不同義則一也拈華微笑事見傳燈錄而他經論無之獨出於大

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是唐時偽經然世無知者王荆公在翰苑日檢出之東寺景賢開心鈔佛滅日迦葉使遠未歸拈華微笑實是其事有無非儒氏之所敢論也唯聖人一貫之旨固屬妙義雖然以此擬單傳心印則近似乎兒戲矣

俞成曰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云忠恕遠道不遠學者疑為不同伊川曰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道又曰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曰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為道故曰遠道不遠游定夫曰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預哉此忠恕所以遠道

為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遠道不遠也揚中立曰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遠道不遠也侯師聖曰子思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遠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予切以為道不可名言既麗於忠恕之名則為有迹故曰遠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遠者遠去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蘓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

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略同螢雪叢說

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論語緊急切迫之辭也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大

學忠恕遠道不遠中庸緩慢之辭也雖有緊慢之

異其實則同何以知之孟子曰其遠禽獸不遠矣

人見其禽獸也由是觀之遠禽獸不遠者即禽獸

也遠道不遠者即道也程門諸家所說與俞成所

辨未知此義則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也

洪邁曰一以貫之之語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曾子

子貢而學者猶以為不同尹彥明曰子貢之於學不

及曾子也如此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至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獲多學而識之之問果不能知之以為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予一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淳父亦曰先攻子貢之失而後語以至要予竊以為二子皆孔門高弟也其聞道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已默識於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貢者為其先然多學而識之之旨也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也故對曰然而繼以非歟之問豈為不能知乎或者至以為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人所得聞是又不

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發其忠恕之言使子貢亦有從而問者其必有以詔之矣容齋隨筆

洪氏辨程門諸家之非極是也唯曾子篤實務德行衆德難兼故夫子指其要而告一貫子貢聰明務學問多識難遍故夫子指其歸而告一貫聖人之教人如此是亦學者不可不知也

一貫明義

一貫明義

十

賈卿死於此孔子曰...
 禮與其奢也寧。儉者與其易也寧。
 集解以易為和易集註以為治皆屬不通。
 儒有云易字具之誤是千古定說。檀弓子柳之母
 死子碩請具又喪具君子耻具又子游問喪具夫
 子曰稱家之有止夫禮之奢吝之具皆出於侈心
 其弊一也。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
 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是其

附錄三條

論語誤文

禮與其奢也寧。儉者與其易也寧。
八節
辨詳先
大既先
同校

附錄上

男
 如晦李明
 同校

義也具者乃禮有餘也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長公治

輕字殊屬蛇足次篇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相仍而愆耳古書此例極多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也

集解集註以矢為誓孔安國既已疑之蔡謨以矢

為陳引書序臯陶矢厥謀春秋公矢魚干棠郝京

山詳解信用其說丹鉛總錄知新錄雖然夫子矢之

論語無此例皆不通之說也矢字是告之誤樊遲

御子告之曰改為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衛靈公

是其確徵當漢武時聖孫疑之踵誤襲陋後世

莫知是正得吾此解千古疑案一旦渙然永釋豈不愉快乎經義道學歷久論定不獨是也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述而

君子在世避危險而就乎坦中庸所謂君子居易

而俟命也雖然是儷偶之語而坦與長殊不相侔

儷坦字是恒字之誤易傳恒久也象不可以久處

約也不可以長處象也仁久長相對恒長相偶固

同例也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泰伯

識小編婦當作殷殷人者膠鬲也清人馬異孫有

說說見于喬鉢燕臺文選周亮工書影

雖疏食菜羹，氏祭必齊如也。鄉黨

安國古文作氏魯論作必玉藻氏祭上環後人据

此莫知其誤殊不知疏食菜羹是對儼語加氏一

字則極屬不倫古文斷是謬誤宜從魯本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先進

或云言字蛇足或是訛愆

夫執輿者為誰乎。微子

經傳無執輿字輿是轡之誤秦風六轡在手衛風

執轡如組是其證也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子張

有在之誤也商頌昔在成湯諸本多誤作昔有。武殷

孟子蒼矣亦有外與。是亦在之誤也下文飲食

亦在外也在外誤作有外是明微也賢者所識不

賢者所識雖有大小之異均是文武之道也故曰

莫不在文武之道焉如作有字則語意非不通也

然緩而無味

經傳似抵牾例

尚書論語巧言令色惡行也。皋陶謨大雅令儀令色

民美事也中庸索隱行怪惡行也繫辭探賾索隱美

事也孟子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美行也左傳昭公

生十九年矣猶有童心。襄三十惡事也孟子士尚志

美行也樂記敬辟喬志惡事也孟子不動心以動心

為惡事動心恐性增益所不能以動心為美行論語
言必信硜硜然小人乎哉孟子亦言大人者言不必
信以必信為惡事孟子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比並
動容周旋中禮以必信為美行孟子今有仁心仁聞
而民不被其澤又云仁聲入民之深仁聞仁聲一事
也一言民不被澤一言入民之深論語君子周而不
比小人比而不周左傳醜類惡物是與比周文十八
年荀
子韓非多此語比周共為惡行不特是也論語義之與比
以比為美事論語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大
學驕泰以失之驕泰共為惡行不特是也論語今拜
乎上泰也以泰為惡事論孟周易中道中行言中正

之道無過不及也論語中道而廢中庸所謂半途而
廢也尚書口實仲虺語言也左傳襄二周易口實飲
食也左傳襄二公羊口實文二舍珠也孝經配天配
帝配祭皇天上帝也召誥多士配天太甲大雅配帝
配合皇天上帝之意也中庸配天聖人之德合天也
莊子齧缺配天地地天言立為天子也左傳山嶽則配天
莊二年二十言山嶽之功比天也太甲大雅周易天位天
王之位孟子天位天職天祿與舜典天功皋陶謨天
工堯曰帝臣同孟子天爵仁義忠信周易好爵乎是
也周禮天官太宰是也馬史天官司天之官是也孟
子天吏左傳天吏乃天之理官若夫繫辭天下何思

何慮如天下之事不待思慮然大學云慮而後能得
大甲云弗慮曷獲洪範云思曰睿睿作聖孟子人皆
有所不忍仁也而論語小不忍則亂大謀尚書必有
忍也若能濟也周語論語子絕四曰毋必又云必
乎正名乎必乎使無訟乎論語仁者不憂孟子堯獨
憂之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論語勇者不懼告子
路曰臨事而懼論語友諒又云君子貞而不諒戒子
貢曰予欲無言稱顏淵曰吾與回言終日稱子路曰
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在荷蕢丈人曰果哉未之難
矣教子路曰躬為不善者君子弗入也而欲應公山
佛肸之招故雖子路亦疑之夫子又言天下有道則

見無道則隱春秋末世無道之極也故曰天下之無
道也久矣又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沮桀溺輩遐
舉遠引晦迹銷聲無道而隱能履孔子之語者也孔
子則不然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又云得見君子
者斯可矣是言世無君子而稱宓子賤曰君子哉若
人稱南宮适亦曰君子哉若人又言未聞好學者是
言世無好學者而稱孔文子曰敏而好學凡如此類
經傳極駁不勝枚舉今舉其一二耳是皆似抵牾而
其實非抵牾不可以此疑彼以彼難此祭義云夫言
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言極妙是學經傳第
一甲令也附錄上知此義則三月不知肉味聖人信道尊

德之至也。食而不知其味，言小人溺聲色，走利欲者也。如有人憂君親之病而食，而不知其味，則忠孝之至也。大學之言，豈言此類乎？論語說仁五十三條，而言子罕言仁，仁者衆善之本，非容易之可知也。又非容易之可盡也。故夫子罕言，是自一義其實，則不獨五十三條也。二十篇皆是為仁之方，皆是造仁之道也。胡寅所謂聖門之途皆學為仁，夫子言行莫非仁也。其在論語者著矣，實得肯綮者也。南軒張氏輯錄五十三條，作洙泗言仁錄，不知論語一書皆是為仁之方，皆是造仁之道。昔人笑其陋者，當矣。敬夫所見不及胡寅遠矣。我邦伊藤仁齋父子，據論語不知肉

味，而疑大學不知其味，物茂卿師第據五十三條而疑子罕言仁，子罕言利，為句與命共，與仁共，所解如此。雖然，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一同語例，不可為別解也。蓋其陋出不知經傳抵牾之例，焉二家陋習沈學者，肺腑莫之能洗也。蓋百有餘年矣，今不破其窠窟，則不能使道學經義昭明後世也。

一同聖人也。伊尹事桀而伯夷不事紂，一同德行之士也。仲弓為季氏宰而閔子騫，辯為費宰，古人出處抵牾亦復如此。

論語心學

宋儒稱聖學為心學是我邦唱古學者奉崇論語
一部而不通他經却惡心學二字可笑之甚他經姑
置不論論語一書是心學骨髓也曰思無邪乃大學
心正也曰其心不違仁乃孟子以仁存心也若夫子
路言志曰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夫凡人
之情假人衣裘污垢且有憾况於破裂乎如子路之
言止於敝之則心雖有憾外面飾義猶可得而為也
已有憾無憾屬心有憾為小人無憾為君子聖賢心
術豁然大公無私己之欲於是乎可見也已假朋友
以衣裘憾其垢敝者豈能夷齊讓國之事乎又豈能
堯舜讓天下之事乎子路此語可造夷齊堯舜之仁

之方也能悟此理則不亦悅乎悅者何物不亦樂乎
樂者何物悅之與樂非心而何人不知而不愠愠與
不愠非心而何愠為小人不愠為君子君子小人之
判唯在此心之愠與不愠耳論語說心術心法自開
卷如此可見孔子之學為心學而論語一書為心學
骨髓矣

聖人之學心學也雖然靜坐冥目求中於未發之類
乃坐禪入定觀念觀法之類非孔子之心學也曰節
用而愛人是孔子之心學也人心有欲飲食欲珍異
衣服欲文繡宮室欲雕畫器玩欲鮮潔苟縱其欲無
為檢制則財用為此彫盡不能賑濟人之急雖有愛

人之心然無愛人之實如至其甚則聚斂殘賊之政
行焉欲之不制為汰侈為殘虐其可畏也如此是故
尚儉節用者非克己復禮則不能也非以道制欲則
不能也然則節用者乃節欲者也節用二字即是聖
人心學程叔子論此章云此言至淺豈能解聖言者
乎哉京山郝氏有言論語無一字說心性而無一字
不通心性真知言也哉

